

脂硯齋評

曹雪芹著

周汝昌校訂批點本

清江出版社

石頭記

下

他纏不過因說道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
 所以盤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
 麼趣兒一句罵死天下濃妝艷飾一面說一面解排扣從裏
 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
 掬將出來按瓔珞者頭飾也相近寶玉忙托了鎖看特果
 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句吉識

恨所聞等悅

何意思
清者公也
今日想其神理想其

玉聽了忙笑說道
 他的話沒有什麼
 個字補出素日眼中難見而實亦由心我
 的項圈上的兩句
 妙金針兒嘻嘻笑道

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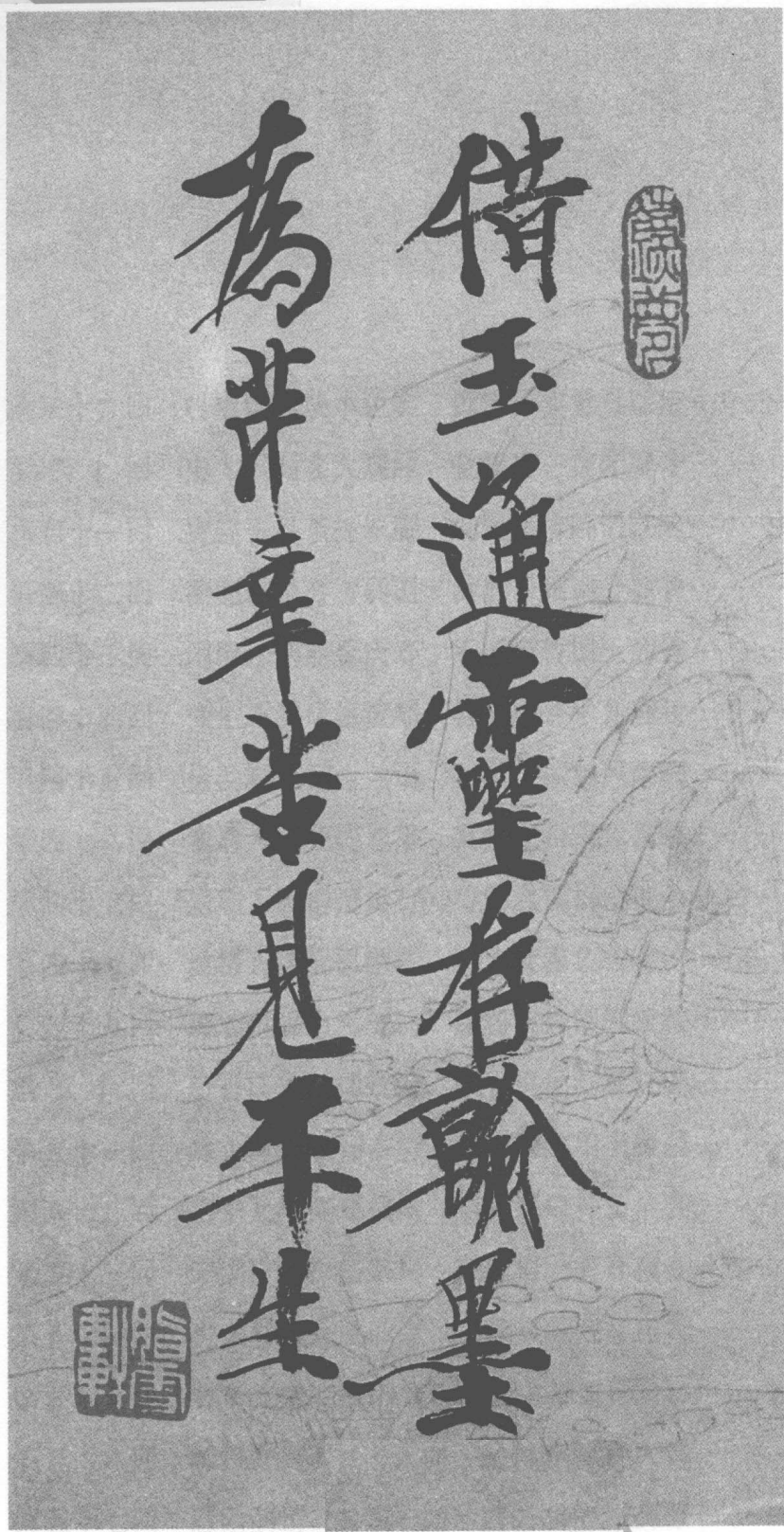
周汝昌校订批点本 石頭記

下

曹雪芹著 脂砚斋评

漓江出版社

555
566
576
586
597
609
619
630
642
654
665
676



I207.411
C155.2

目 录

- 第三十九回 村老姬谎谈承色笑 痴情子实意觅踪迹…………… 479
-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…………… 488
-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…………… 501
-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语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…………… 511
-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…………… 522
-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…………… 533
-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…………… 543
-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…………… 555
-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毒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…………… 566
-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…………… 576
-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…………… 586
-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…………… 597
-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…………… 609
-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…………… 619
-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…………… 630
-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…………… 642
-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…………… 654
-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…………… 665
-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…………… 676

第五十八回	杏子阴假凤泣虚凰	茜纱窗真情揆痴理	691
第五十九回	柳叶渚边嗔莺咤燕	绛芸轩里召将飞符	701
第六十回	茉莉粉替去蔷薇硝	玫瑰露引出茯苓霜	708
第六十一回	投鼠忌器宝玉情赃	判冤决狱平儿情权	718
第六十二回	憨湘云醉眠芍药裯	呆香菱情解柘榴裙	727

第三十九回

村老妪谎谈承色笑 痴情子实意觅踪迹 [周按]杨本回目
独存真本面貌。

[蒙戚回前]只为贫寒不拣行，富家趋人且逢迎。岂知着意无名利，便是三才最上乘。

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，都说：“你们奶奶作什么呢？怎么不来了？”平儿笑道：“他那里得空儿来。因为头里没有好生吃，[周按]头里，
口语先前或

昔时之义，
是原笔。又不得来，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，叫我要几个拿了家去吃。”

湘云道：“有，多着呢！”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极大的。平儿道：“多拿几个团脐的。”众人又拉平儿坐，平儿不肯，李纨拉着他笑道：“偏要你坐。”说着便拉他在身傍坐下，端了一杯酒，送到他嘴边。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。李纨道：“偏不许你去，显见得你只知有凤丫头，就不听我的话了。”说着又命嬷嬷们：“先送了盒子去，就说我留下平儿了。”那婆子一时去了，回来说：“二奶奶说，叫奶奶姑娘们别笑话要嘴吃，这盒子里是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鸡油卷儿，给奶奶姑娘们吃的。”又向平儿道：“奶奶说使唤你来，你就贪住顽不去了，叫你少喝一钟儿罢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多喝了又怎么样？”说着只管喝，又吃螃蟹。李纨挽着他笑道：“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，命却平常，只落得屋里使唤。不知道的人，谁不拿你当作奶奶太太看。”平儿一面和宝钗、湘云等吃喝，一面回头笑道：“奶奶别只摸的我怪痒的。”李氏道：“暖哟！这硬的是什么？”平儿道：“钥匙。”李氏道：“什么钥匙，要紧梯己东西，怕人偷了去，带在身上。我成日家和人说笑，有个唐僧取经，就有个白马来驮他。有个刘智远打天下，就有个瓜精送盔甲。有了个凤丫头，就有个你。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，还要这钥匙作什么？”平儿笑道：“奶奶吃了酒，又拿我来打趣着取笑儿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到是真话。我们没事儿评论

起人来，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的，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。”李纨道：“大小都有个天理，比如老太太屋里，要没那个鸳鸯如何使得？从太太起，那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？他现敢驳回，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，老太太的那些穿带的，别人不记得，他都记得。要不是他经管着，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！那孩子心也公道，虽然这样，到常替人上好话儿，[周按]上好话，口语，谓给说好话。还到不倚势欺人的。”惜春笑道：“老太太昨儿还说呢，他比我们还强呢。”平儿道：“那原是个好的，我们那里比的上他。”[周按]李纨、惜春等共赞鸳鸯，说得何等详细，恳切，故知老太太若离了鸳鸯，一日也难生活。然而后文贾赦、邢夫人夫妇要向老太太谋讨鸳鸯，居心何在？盖贾赦慕鸳鸯之色倒在其次，欲因鸳鸯而可获老太太之积蓄财物方是其真正居心。宝玉道：“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。”探春道：“可不是，外面老实，心里有数儿。[周按]有数，谓不糊涂。太太是那么佛爷似的，事情上不留心，他都知道，凡百一应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，连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应大小事，他都知道。太太忘了，他背后告诉太太。”李纨道：“那个也罢了。”[周按]谓那丫头也满好了。罢了，为过得去。可不必苛求之意，实际却是很高的赞词。指着宝玉道：“这一个小爷屋里要不是袭人，你们度量到个什么田地！你凤丫头就是个楚霸王，也得这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鼎。不是这个丫头，他就得这么周到了！”平儿道：“先时赔了我们四个丫头来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到是有造化的，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。想当初你珠大爷在日，何曾不是也有两个人，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人？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，所以你珠大爷一没了，趁年轻我都打发了。若有个好的守得住，我到底有个膀臂了。”说着滴下泪来。众人都道：“这又何必伤心，不如散了到好。”

说着便都洗了手，大家约往贾母、王夫人处问安。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，收拾杯盘。袭人便和平儿一同往前去，[周按]往前去，谓到怡红院去，盖吃酒在藕香榭，是北边，而怡红院在南也。袭人因让平儿到房里坐坐，再喝一杯茶。平儿说：“不喝茶了，再来罢。”说着便要出去。袭人又叫住问道：“这个月的月钱，连老太太、太太的还没放呢，是为什么？”平儿见问，忙转身至袭人跟

前，见方近无人，才悄悄说道：“你快别问，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唬的你这样儿。”平儿悄声告诉人道：“这个月的月钱，我们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给人使呢，等利钱收齐了才放呢。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他难道还短钱使？何苦还操这心！”平儿道：“何曾不是呢！他这几年拿这一项银子，翻出有几百来了。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，十两八两零碎攒了，又放出去，只他这梯己利钱，一年不到，上千的银子呢。”[周按]于大观园良辰美景，诗文酒宴热闹之中，笔墨忽然一转，转到凤姐偷用公款以谋私利之隐事，皆出读者意外。此写凤姐才高而性喜小利，即此一项已达千两银之多，可惊亦可忧。可忧者，日后此等作为必构成凤姐之罪状，以至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”。袭人笑道：“拿着我们的钱，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，哄的我们呆等。”平儿道：“你又说没良心的话，你难道还少钱使。”袭人道：“我虽不少，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，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。”平儿道：“你倘若有要紧事用钱使，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，你先拿来使，明日我扣下就是了。”袭人道：“此时也用不着，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彀了，我打发人取去就是了。”平儿答应着，一迳出了园门，来至家内。

只见凤姐儿不在房里，忽见上回来打抽丰的那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，坐在那边屋里，还有张材家的、周瑞家的陪着，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、倭瓜并些野菜。众人见他进来，都忙站起来了。[庚双]妙文！上回是先见平儿，后见凤姐，此则先见凤姐，后见平儿也。何错综巧妙，得情得理之至耶。刘姥姥因上次来过，知道平儿的身分，忙跳下炕来问姑娘好。又说：“家里都问好，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，看姑娘来的，因为庄家忙，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，瓜果菜蔬也丰盛。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，并没敢卖呢，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。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，这个吃个野意儿，也算是我们的穷心。”平儿忙道：“多谢费心。”又让坐，自己也坐了。又让张婶子、周大娘坐，又命小丫头子到茶去。周瑞、张材两家的因笑道：“姑娘今儿脸上有些春色，眼睛圈儿都红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可不是，我原是不吃的，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灌，不得已喝了两钟，脸就红了。”张材家的笑道：“我到想着要吃呢，又没人让我。明儿再有人请姑娘，可带了我去罢。”说着，大家都笑了。周

瑞家的道：“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秤两三个。这么两三大篓，想是有七八十斤呢。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彀。”平儿道：“那里彀，不过有名儿的吃两个子，那些散众的，也有摸的着的，也有摸不着的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样螃蟹，今年就值五分一斤。十斤五钱，五五二两五，三五一十五，再搭上酒菜，一共到有二十多两银子。阿弥陀佛，这一顿的钱，彀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。”平儿因问：“想是见过奶奶了？”

[己双]写平儿伶俐如此。刘姥姥道：“见过了，叫我们等着呢。”说着又

往窗外看天气，[己双]是八月中，当开窗时，细致之甚。说道：“天好早晚了，我们也去罢，别

出不去城，才是饥荒呢！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这话到是，我替你瞧瞧去。”

说着，一迳去了，半日方回来，笑道：“可是你老的福来了，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。”平儿等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周瑞家的笑道：“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！我原是悄悄的告诉二奶奶，刘姥姥要家去呢，怕晚了赶不出城去。二奶奶说，‘大远的，难为他扛了那些沉东西来，晚了就住一夜，明日再去罢。’这可不投上二奶奶的缘了？这也罢了，偏生老太太又听见了，问刘姥姥是谁，二奶奶便回明白了。老太太说，‘我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说话儿，请了来见一见。’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缘分了？”说着，催刘姥姥下来前去。刘姥姥道：“我这生像儿怎好见的！好嫂子，你就说我去罢了。”平儿忙道：“你快去罢，不相干的。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，比不得那个狂三诈四的那些人。想是你怯上，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”说着，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。二门口该班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，都站了起来，有两个跑上来，赶着平儿叫姑娘。

[蒙戚双]想这一个姑娘，非下称上之姑娘也。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，南俗曰姑娘。此定是姑姑、姑娘之称。每见大家有小童，称少主妾曰姑姑、姑娘者，按此书中千人说话语气及动用前照饮食诸类，皆东西南北互相兼用，此姑娘之称，亦南北相兼而用者无疑矣。平儿

问：“又说什么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这会子也好早晚了，我妈病着，等我去请大夫。好姑娘，我讨半日假可使用的。”平儿道：“你们到好，都商议定了，一天一个告假，又不回奶奶，只和我胡缠。前儿住儿去了，二爷偏生叫他叫不着，我应起来了，还说我作了情，你今儿又来了。”

[己双]分明儿回没写到贾琏，今忽闲中一语，便补得贾琏这边天天闹热，令人却如看见听见一般。所谓不写之写也，刘姥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识面。奇妙之甚。

周瑞家的道：“当真他妈病了，姑娘也替他应着，放了他罢。”平儿道：“明儿一早来。听着，我还要使你呢，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才来！你这一去，带个信儿给旺儿，就说奶奶的话，问着他那剩的利钱。明儿若不交了来，奶奶也不要了，就越性送他使罢。”[己双]交代过袭人的话，看他如此说，真比风[凤]姐又甚一层，李纨之语不谬也。那小厮欢天喜地答应着去了。

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，彼时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承奉。

[蒙戚双]妙极，连宝玉一并算入姊妹队中了。刘姥姥进去，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，花枝招展的，并不知都系何人。只见一张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婆，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嬛在那里捶腿，凤姐站在底下正说笑。

[己双]奇奇怪怪文章，在刘姥姥眼中，以为阿凤至尊至贵，普天下人都该站着说，阿凤独坐才是，如何今见阿凤独站哉？真妙文字。刘姥姥便知是贾

母了，忙上来陪着笑，福了几福，口里说：“请老寿星安。”[庚双]更妙，贾母之号何

其多耶！在诸人口中则曰老太太，在阿凤口中则曰老祖宗，在僧尼口中则曰老菩萨，在刘姥姥口中则曰老寿星者，却似有数人，想去则皆贾母，难得如此各尽其妙，刘姥姥亦善应接。

贾母亦忙欠身问好，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让坐着。那板儿仍是

怯人，不知问候。[蒙双]仍字妙，盖有上文故也，不知教训者来看此句。贾母道：“老亲家，你今年多大

年纪了？”[己双]神妙之极，看官至此，必愁贾母以何相称，谁知公然曰老亲家！何等现成，何等大方，何等有情理！若去[云]作者心中编出，余断断不信，何也？盖

编得出者，断不能刘姥姥忙立身答道：“我今年七十五了。”贾母向众人

道：“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健朗，比我大好几岁呢。我要到这么大

年纪，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，

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。若我们也这样，那些庄家活也没人作了。”贾

母道：“眼睛、牙齿都还好？”刘姥姥道：“都还好，就是今年左边的槽

牙活动了一个。”贾母道：“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了，耳也聋

了，记性也没了。你们这些老亲戚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亲戚们来了，我怕

人笑我，我都不会，不过嚼的动的吃两口，困了睡一觉，闷了时和这

些孙子孙女顽笑一回就完了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这正是老太太的福

了。我们想这么着也不能！”贾母道：“什么福，不过是个老废物罢

了。”[周按]两位年老妇人对话，身份不同、贫富悬殊，而各自口吻活灵活现，惟妙惟肖，岂是一般凭空编造者所能乎？老太太自云什么福，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，似乎谦

辞，然又自心中说出真情实感之话。作者笔下总是如此，似虚而实。说的大家都笑了。贾母又笑道：“我才听

见凤哥儿说，你带了好些瓜菜来，我叫他快收拾去了，我正想个地里现擷的瓜儿菜儿吃。外头买的，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这是野意儿，不过吃个新鲜，依我们到想鱼肉吃呢，只是吃不起。”贾母又道：“今儿既认着了亲，别空空的就去，不嫌我这里，就住一两天再去。我们也有个园子，园子里头也有果子，你明日也尝尝，带些家去，也算看亲戚一淌。”凤姐儿见贾母喜欢，也忙留道：“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场院大，空屋子还有两间，你住两天，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凤丫

头，别会他取笑儿。[周按]北方口语，即和他取笑之同义语。他是乡屯里的人，老实，那里搁的住你打趣他。”说着又命人去先抓果子与板儿吃。板儿见人多了，

又不敢吃。贾母又命拿些钱给他叫小么儿们带他外头顽去。刘姥姥吃了茶，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听，贾母一发得了趣味。正说着，凤姐儿便命人来请刘姥姥吃晚饭。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拣了几样，命人送过去与刘姥姥吃。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，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。鸳鸯忙命老婆子带了刘姥姥去洗了澡，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命给刘姥姥换上。[己双]一段宛央[鸳鸯]身分、[蒙戚双]鸳鸯身分写出来了。权势、心机。○写贾母也。

那刘姥姥那里见过这般行事，忙换了衣裳出来，坐在贾母榻前，又搜寻些话出来说。

彼时宝玉姊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，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，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听。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，却生来有些见识，况且年纪老了，世情上经历过的。见头一个贾母高兴，第二个见这些哥儿姐儿们都爱听，便没了话也编出些话来讲。因说道：“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，每年每日，春夏秋冬，风里雨里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，天天都是在那地头子上作歇马凉亭，[周按]歇马凉亭，旧时口中常语，可与前回洒

泪亭之拙批参看。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！就像去年冬天，接接连连下了几天雪，地下压了三四尺深。我那日起的早，还没出房门，只听外头柴草响，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来了，我就爬着窗眼儿一瞧，却不是

我们村庄上的人。”贾母道：“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，见现成的柴，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也并不是客人，所以说来奇怪，老寿星当是个什么人，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极标致的一个小姑娘，梳着溜油光的头，穿着大红袄儿，白绫裙儿。”[蒙戚双]刘姥姥口气如此。

[周按]姥姥口中描叙小姑娘之梳妆衣饰是姥姥心目中最美的打扮，也是当日之习俗实情。彼时妇女之头发必须梳得光亮，若有一根蓬松，也被指为不端庄、不好看。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，又说：“不相干的，别唬着老太太。”

贾母等听了，忙问怎么了，丫头们回说：“南院里的马棚里走了水了，不相干，已经救下去了。”[周按]南院马棚若依拙考，即今北京恭王府稍南之处房屋，原是某王府之马棚，后为乐仁堂乐家房

产，今为郭沫若故居。贾母最胆小的，听了这话，忙起身扶了人，出至廊上来瞧，只见东南上火光犹亮。贾母唬的口内念佛，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。王夫人等也忙都过来请安，又回说：“已经救下去了，老太太请进去罢。”贾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，方领众人进来。[己双]一段为后回作引，然偏于宝玉爱听时截住。

宝玉且忙着问刘姥姥：“那女孩儿大雪地里作什么抽柴草，倘或冻出病来呢？”贾母道：“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，你还问呢，别说这个了，再说别的罢。”宝玉听说，心内虽不乐，也只得罢了。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话说道：“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，今年九十多岁了，他天天吃斋念佛，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，夜里来托梦说，‘你这样虔心，原本你该绝后的，如今奏了玉皇，给了你个孙子。’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，[周按]此直指曹寅旧事。这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，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，哭的什么似的。落后果然又养了一个，今年才十三四岁，生的雪团儿一般，聪明伶俐非常，[周按]此直指曹颖事，着重生子今年才十三四岁。

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。”这一夕话暗合了贾母、王夫人的心事，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。[周按]刘姥姥说了两个故事，一个若玉小姐，影射黛玉。一个是老奶奶的爱孙，影射宝玉，无一笔虚设。

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，闷闷的心中筹画。探春因问宝玉：“昨日扰了史大妹妹，咱们回去商议邀一社，又还了席，也请老太太赏菊花何如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老太太说了，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，叫咱们作陪呢。等吃了老太太的，咱们再请不迟。”探春道：“越往前去越冷了，

老太太未必高兴。”宝玉道：“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，不如咱们等下头场雪，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？咱们雪下吟诗，也更有趣了。”林黛玉忙笑道：“咱们雪下吟诗，依我说，还不如弄一捆柴火，咱们雪下抽柴，还更有趣儿呢。”[周按]黛玉此言直刺宝玉，语言高雅却妙趣横生。读者至此无不为之发笑。此等文字貌似诙谐却暗藏一段深意。盖若玉即是黛玉的影子，故姥姥讲若玉反响者独黛玉一人。暗中过渡所谓抽柴，又即太虚幻境中黛玉册子所绘枯木，判词云：玉带林中挂。柴即枯木成林也。说着，宝钗等都笑了。宝玉瞅了他一眼，也不答话，一时散了。背地里宝玉足足的拉了刘姥姥，细问那女孩儿是谁。刘姥姥只得编了告诉他道：“那原是我们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，不是神佛，当先有个什么老爷。”说着又想名姓。宝玉道：“不拘什么名姓，你不必想了，只说原故就是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老爷没儿子，只有位小姐，名叫若玉。小姐知书识字，老爷太太爱如珍宝。可惜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岁一病死了。”宝玉听了，跌足叹惜，又问：“后来怎么样？”刘姥姥道：“因为这老爷太太思念不尽，便盖了这祠堂，塑了这若玉小姐的像，派了人烧香拨火。如今日久年深的，人也没了，庙也烂了，那像也成了精咧。”宝玉忙道：“不是成精，规矩这样人是虽死不死的。”刘姥姥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原来如此。不是哥儿说，我们都当他成精。他时常变了人出来，各村庄店道上闲曠，我才说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。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议着要打了这塑像，平了庙呢。”宝玉忙道：“快别如此，若平了庙，罪过不小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亏了哥儿告诉我，我明儿回去拦住他们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们老太太、太太都是善人，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，最爱修庙塑神的。我明儿做一个疏头，替你化些布施。你就做个香头，攒了钱，把这庙修盖了。再粧灭了泥像，[周按]粧灭，即庄严，佛家语。指佛像而言，转为动词，谓重塑神像。每月给你香火钱，烧香岂不好？”刘姥姥道：“若这样，我托那小姐的福，也有几个钱使了。”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，来往远近，坐落何方，刘姥姥便顺口胡诌了出来。宝玉信以为真，回至房中，盘算了一夜，次日一早便出来，给了茗烟几百钱，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，着茗烟去先踏看明白，回来再做主意。那茗烟去后，宝玉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急的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好不容易等到日落，方见茗烟兴兴头头的回来了。宝玉忙问：

“可有庙了？”茗烟道：“爷听的不明白，要我好找。那地名坐落不似爷说的一样，所以找了一日，找到东北上田埂子上，才有一个破庙。”宝玉听说，喜的眉开眼笑，忙说道：“刘姥姥有年纪的人，一时错记了也是有的。你且说你见的。”茗烟道：“那庙门却到是朝南开，也是稀破的，我找的正没好气，一见这个，我说可好了，连忙进去。一看泥胎，唬的我跑出来了，活似真的一般。”宝玉喜的笑道：“他能变化人了，自然有些生气。”茗烟拍手道：“那里是什么女孩儿，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！”宝玉听了，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真是一个无用的杀材，这点子事也干不来。”茗烟道：“二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，或者听了谁的混话信真了，把这件没头脑的事派我去碰头，怎么到说我没用！”宝玉见他急了，忙俯慰他道：“你别急，改日闲了你再找去。若是他哄我们呢，自然没了，若竟是有的，你岂不也积了阴骘？我必重重赏你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二门上的小厮来说：“老太太房里的姑娘站在二门口找二爷呢。”

[戚回后]此回第一写势利之好财，第二写穷苦趋势之求财。且文章不得雷同，先既有诗社，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听鬼之遗事，以振其馀响。即此以点染宝玉之痴。其文真如环转，无端倪可指。

[回后评]茗烟寻找破庙一段，令人绝倒。然余谓姥姥骗了宝玉，茗烟也哄了宝玉。然宝玉甘受骗哄亦不自知，或知而不论，只谓于自己心上过不去处可以得到安慰，此即宝玉之痴情也。

读者至此，有情、多情者同所欣慰，感叹，无情、薄情者则嘲讽而讥笑之。故知《石头记》原为有情、多情者而写，非人人所可解，所能读者也。

自入第五九回后，表面皆赏心乐事也，而特写贾芸送花，凤姐戏鸳鸯谑语（与贾琏有关），写凤姐的利钱，写平儿为助，写蟹之横行（贾环）也，写刘姥姥来，笔笔皆暗伏后半部家亡势败之大纲目。

第四十回

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

[蒙戚回前]两宴不觉已深秋,惜春只如画春游。可怜富贵谁能保,只有恩情得到头。

话说宝玉听了,忙进来看时,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说:“快去罢,立等你说话呢。”宝玉来至上房,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。宝玉因说道:“我有个主意,既没有外客,吃的东西别拘定了样数。谁素日爱吃的,拣样儿做几样,也不要按桌席。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,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,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自斟壶,岂不别致。”贾母听了,说:“狠是!”忙命人传与厨房:“明日就拣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,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,早饭也摆在园里吃。”商议之间早又掌灯,一夕无话。

次日清早起来,可喜这日天气晴朗,李纨侵晨先起,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,[己双]是 [周按]扫落叶一语不在多言,情景已在目前。八月尽。落叶能扫,可见入秋已深,应是八九月间。并擦抹桌椅,预备茶酒器皿。只见丰儿带了刘姥姥、板儿进来,说:“大奶奶到忙的紧。”李纨笑道:“我说你昨儿去不成,只忙着要去。”刘姥姥笑道:“老太太留下我,叫我也热闹一天去。”丰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说道:“我们奶奶说了,外头的高几恐不彀使,不如开了楼,把那收着的拿下来使一天罢。奶奶原该亲自来的,因和太太说话呢,请大奶奶开了,带着人搬罢。”李氏便命素云接了钥匙,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来。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,命人上去开了缀锦阁,一张一张往下抬,小厮、老婆子、丫头一齐动手,抬了二十多张下来。李纨道:“好生着,别慌慌张张鬼赶来似的,仔细砸了牙子。”[周按]硬木家具有装饰部份,皆系掏空细雕,名曰牙子。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:“姥姥也上去瞧瞧。”刘姥姥听说,爬不得一声儿,便拉了板儿登梯上去。进至里

面，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、桌椅，大小花灯之类，虽不大认得，只见五彩炫耀，各有奇妙，念了几声佛，便下来了。然后锁上门一齐才下来。李纨道：“恐怕老太太高兴，越性把船上划子、篙、桨、遮阳幔子都搬下来预备着。”众人答应，又复开了，色色的搬了下来，命小子们传驾娘们到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。

正乱着安排，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。李纨忙迎上去，笑道：“老太太高兴，到进来了。我只当还没梳头呢，才撷了菊花要送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碧月早捧过一个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，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。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了鬓上。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，忙笑道：“过来带花儿。”一语未完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，笑道：“让我打扮你老人家。”说着，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。贾母和众人笑的不住。刘姥姥笑道：“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，今儿这样体面起来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！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儿粉儿的，今儿老风流才好呢。”说笑之间，已到沁芳

亭上。[周按]李纨在大观楼缀锦阁照料收拾，而能见贾母等进园，立即迎至园门内，随即来到沁芳亭上，则足证大观楼与园门内之沁芳亭相距非远，实在园之中央，与省亲正殿无涉（殿在更北）。自贾政初次入园验工，曾坐于沁芳亭上令宝玉题写对额，至此方是贾母、刘姥姥等第二次坐于此亭之上议论园林之美，此乃涉及实景与画境之间的艺术关系，亦是雪芹艺术理论的具体体现。丫嬛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，铺在栏杆榻板上，贾

母倚栏坐下，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。因问到这园子好不好。[周按]贾母于沁芳亭上

问姥姥此园好否，可证亭为入园后第一处高点，可俯瞰园之大半。

刘姥姥念佛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，都上城来买画儿贴，时常闲了，大家都说怎么得到那画儿上去曷曷，想着那个画儿，也不过是假的，那里有这个真地方。谁知我今儿

进了这园子一瞧，[周按]年画之假园，大观之真园，姥姥语最可思。竟比那画儿上还强十倍。怎么

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，我带了家去，给他们见见，死了也得好处。”贾母听说，便指着惜春笑道：“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，他就会画，等明儿叫他画一张如何？”刘姥姥听了，喜的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：“我的姑娘，你这么大年纪儿，又这么个好模样，还有这个能干，别是个神仙脱生的罢？”

贾母少歇一回，便要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。于是先到了潇湘馆。一进门，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土地下苍苔布满，中间羊肠一条石子墁的路。刘姥姥让出路来与贾母众人走，自己却趑走土地。琥珀拉他说道：“姥姥，你上来走，仔细青苔滑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不相干，我们走熟了的，姑娘们只管走去罢。可惜你们的那绣鞋，别沾脏了。”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，不防底下果跣滑了，咕冬一跤跌倒，众人都拍手哈哈的大笑起来。贾母忙笑骂道：“小蹄子们，还不搀起来，只站着笑。”说话时，刘姥姥已爬了起来，自己也笑了，说道：“才说嘴就打了嘴。”贾母问道：“可扭了腰了不曾，叫丫头们搥一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那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，那一天不跌两下子？都要搥起来，还了得呢。”说话时已至门前，紫鹃早打起湘帘，贾母等进来坐下，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。王夫人道：“我们不吃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”林黛玉听说，便命个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，请王夫人坐了。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，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。刘姥姥道：“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。”贾母笑指黛玉道：“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。”刘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“这那里像个小姐的绣房，竟比那上等书房还好。”贾母因问：“宝玉怎么不见？”众丫头们答应说：“在池子里船上呢！”贾母道：“谁又预备下船了？”李纨忙回说：“才开楼拿几，我想着老太太高兴，就预备下了。”贾母听了，方欲说话时，人回：“姨太太来了。”贾母等刚站起来，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。一面归坐，笑道：“今儿老太太高兴，这早晚就来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，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。”说笑一回，贾母因见窗上纱颜色旧了，便和王夫人说道：“这个纱新糊上好看，过了后就不翠了。

[周按]翠是口语，谓颜色之鲜新，与黯淡陈旧相反。

[周按]贾母之言，说明潇湘馆景物

一色纯绿，桃杏全无。杏在何处？聚于稻香村。又宝玉曾于堤上见有大杏树。至于桃花，则在沁芳溪之出口闸门不远处有桃树，即宝黛读《西厢》处。

这竹子已是绿的，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。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户的纱呢，明儿给他把这窗户上的换了。”凤姐儿忙道：“昨儿我开库房，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，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，也有流云卍福花样的，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，颜色又鲜，纱又轻软，

我竟没见过这样的。拿了两匹出来，作两床绵纱被，想来一定是好的。”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呸！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不见过的，连这纱还不认得呢！明儿还说嘴。”薛姨妈等都笑说：“凭他怎么经过见过，如何敢比老太太呢？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，我们也听听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好祖宗，教给我罢。”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：“那个纱比你们年纪还大呢！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，原也有些像。不知道的，都认作蝉翼纱，正紧名子叫作软烟罗。”凤姐儿道：“这个名儿也好听，只是我这么大了，纱罗也见过几百样，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色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能活了多大，见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，就说嘴来了。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，一样雨过天晴，[周按]雨过天青是古柴窑瓷釉色。晴，为原笔。亦不误。一样秋香色，一样松绿的，一样就是银红的。若是做了帐子，糊了窗屉，远远的看着，就似烟雾一样，所以叫作软烟罗。那银红的又叫作霞影纱，如今上用的库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别说凤丫头没见，连我也没听说过。”凤姐儿一面说话，早命人取了一匹来了。贾母说：“可不是这个？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，后来我们拿去作被作帐子，试试也竟好。明儿就找出几匹来，拿银红的给他糊窗户。”凤姐答应着，众人都看了，称赞不已。[周按]听老太太对纱罗织品的一番议论，连薛姨妈也说闻所未闻。

这是曹家在江南世任织造的真实阅历，非常人所能道出一字。刘姥姥也觑着眼看个不了，念佛说道：“我们想他作衣裳也不能，拿着糊窗户岂不可惜。”贾母道：“倒是做衣裳不好看。”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绵纱袄子襟儿拉了出来，向贾母、薛姨妈道：“看我的这袄儿。”贾母，薛姨妈都说道：“这也是上好的了，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，竟比不上这个。”凤姐儿道：“这个薄片儿，还说是内造上用呢。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。”贾母道：“再找一找，只怕还有青的，若有时，拿出来送这刘亲家两匹，做一个帐子挂。下剩的配上里子，做些夹背心子给丫头们穿，白收着霉坏了。”凤姐忙答应了，仍命人送去。贾母起身笑道：“这屋里窄，再往别处曠去。”刘姥姥念佛道：“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，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，果然威武，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。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，我想又不上房晒东